



六家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遊覽

登樓賦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良曰魏志云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少而聰惠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作亂

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情也善曰魏志曰王

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兩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

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翰曰時天下零亂逼迫無暇故假借

此日登樓而四望也善曰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遂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莫彌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暇古雅切覽

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潭之通浦

兮倚曲沮七之長洲濟曰斯宇則此樓也敞高仇匹也謂明高少匹也漳沮水名言樓在其傍

若挾而倚也善曰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頭敞禁室靜幽荅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睢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唯與沮同背墳衍之

廣陸兮臨阜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銑

沃美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丘楚昭王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沃灌漑也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荆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曰牧荆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

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

兮曾何足以少留向曰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也善曰春秋文耀鉤曰春

致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

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紀迄至孰誰也自遇世亂遷逝居此已過一

紀至今也眷眷懷歸之情誰堪此憂思也善曰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憑軒檻以遙

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

之高岑齊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州在帝鄉南故向此開襟思故國之風而極目遠望為荆山所蔽終不復見善曰言感此

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憑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墮銅丸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路逶迤而脩迥兮川

既澆而濟深翰曰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澆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漾以上切悲舊

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平昔尼父之在陳

兮有歸歟之歎音向曰謂喪亂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哀也孔子在陳絕糧歎曰歸歟歸歟善曰

儀幽而楚奏兮莊舄昔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

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翰曰楚人鍾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

也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

矣必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同豈窮達之

際而有殊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

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

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任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

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

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奔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窮謂鍾儀

逢謂莊舄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

於此窮逢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乎其未極翼王

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銑曰黃河清則聖人出黎

邁河清未極期也翼字內清平假借帝王之高道馳騁才力以為輔

弼善曰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賈逵國語注曰

覬望也翼與覬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

大道也薛君韓詩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翰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井渫者

井不停汚不為人食蓋喻修身全潔畏時君之不用也善曰論語

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

食者翼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渫

八

也猶臣脩正其不事君也張藩曰可為步棲遲以徒倚兮白

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立與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向曰棲遲猶優游也言於棲上行步

優遊遷徙倚立白日將沒風聲並起慘慘噴色言鳥獸之類尚求羣

舉翼將歸故所而我獨此羈寓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蓋藏也楚辭曰蕭瑟兮草

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黯慘與黯古字通楚辭曰狂顧南

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閔其無人兮征夫行

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怛怛而憊七感惻

日暮休農故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仲宣感發故多階惻

怛怛猶悽愴也善曰原野閔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闕其

戶閔其無人坤蒼曰閔靜也毛詩曰駢駢征夫廣雅曰感傷也毛詩

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憂勞也音刀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猶怛

怛也丁逢切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胃臆夜參半

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濟曰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降

漸增憤氣滿於胃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皆不安貞謂夜及半不寐

情思不安也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胃也於力切方言曰參

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毛詩曰耿耿不寐

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

孫興公

并序善曰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翰曰晉書云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

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此山在會稽東

南也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大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

之所窟宅

向曰方丈蓬萊四明竝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皆遠聖神仙之所遊居變化也善曰廣雅曰秀異也方丈

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

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

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

良曰瓌富謂珍美之

寶靈異之物多也所以不次五嶽之數不載祭祀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矣善曰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

曰備致嘉祥埤峇曰瑰璋珍琦也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冥奧者冥

冥深奧也幽迥遐遠也

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

翰曰景影重深

溟海匿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以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遠在嶺後故為千嶺所蔽善曰重溟謂海也

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

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

銑曰始初

卒終塗道也魑魅山鬼謂初經鬼魅之道終至無人之處言深遠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物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人

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裡祀故事絕於常篇

名標於奇紀

向曰禹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經山記所說剡東南有天台山故云名標奇

紀也善曰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皆然將誰告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廣雅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廣雅曰

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

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

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

濟曰粒穀茹食也芝草食之可仙者綽使

圖畫此山觀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實羨也冥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脫遺世事耽翫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非遠託幽求厚信通

神安肯遠思之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瀆茹芝莖斷食休糧以

文選卷一

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諺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 余所

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

也翰曰宵夜興起也綽志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詠夜起低首仰首之間忽如再登於此山也俛低首也善曰莊子老聃謂

崔耀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劬 方解纓絡永託茲嶺

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良曰解脫也纓絡縈纏也奮發藻文也言

將脫去俗理之縈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極也故聊復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善曰方猶將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

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閔魚代運自然之妙有醜而為川

瀆結而為山阜翰曰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妙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遠無所限閔運動自然之

妙理是乃萬物有形混氣融者為水結者為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善曰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閔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

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鵬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為妙有

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無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照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自

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

結而為山 嗟台嶽之善本有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

牛宿秀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

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

向曰挺拔也言奇狀者秀異不羣也寔寔也實如神明之所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蔭覆以曜其峯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海

靈異所出也彌過也言峻極過於華岱二山直指而上復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神秀亦可應也周詩去嵩高惟岳

峻極于天今此山齊也善曰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斗牛之

分野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踈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瓛周易義曰彌廣也配猶對也左氏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大嶽之後也山嶽

文選卷一 七首九

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 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者

為堯四嶽故曰唐典也 以守見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

也貌彼者言此山遠也絕域者謂其遠絕人跡幽邃深極則小智之

人但以守其俗見而不往也往者以路徑險絕莫能通曉也 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璇室嬋娟以窈窕洞

房叫窳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

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 晒夏蟲之疑冰整輕

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 翻而思矯 銑曰矯舉晒笑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猶小智不

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翻而高舉以遊於中也

翻鳥羽也神仙皆乘駕鳥行故曰輕翻也 善曰言淺近小智同乎

夏蟲今既晒之故整翻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晒也 莊子北海若

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 理無隱而不彰

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 啓二奇以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

界道 翰曰志所專至無隱不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

起而立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之上

故云界道二奇則赤城瀑布也兆跡也 善曰劉向列女傳曰名無

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曰非形也

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

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霽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

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

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

翰曰邈遠也窈窕

深極見近小之往

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

善曰言淺近小智

同乎

莊子北海若

謂河伯曰

司

理無隱而不彰

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

方言曰矯飛也

啓二奇以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

界道

翰曰志所專至無隱不明無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

起而立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梁之上

故云界道二奇則赤城瀑布也兆跡也 善曰劉向列女傳曰名無

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曰非形也

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

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霽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

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

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

標卑遙切界道謂為道疆界也

法華經曰黃金為繩以界八道

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

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

濟曰見此山靈

驗神思遂往而

忽行也仍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庭謂求

仙之處也 善曰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

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

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

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

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良曰層城

在天崑崙山

上天帝之居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崑崙山將釋捨俗中常

情所戀通暢我超縱自然之道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

南子曰掘崑崙崑崙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老子曰域中

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

被毛

謁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龍陟峭

嶠之崢嶸濟栖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向

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杖也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兒鈴鈴策聲也落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嶠高峯也蒙龍林密兒崢嶸峯高兒迅疾也栖溪溪名至深險阻也五界峻道名言濟此險阻經峻道而疾行也

善曰士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龍文字集略曰嶠崖也

字林曰崢嶸山高兒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吹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嶺溪之縈紆注曰所居住來要經石

橋過嶺溪人迹不復過此嶺字雖殊並酉留切落和行也五界五縣之界也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

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漢書注曰鄞音銀

跨穹隆之懸

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

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

堂乃永存乎長生翰曰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也此山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深澗又有莓苔生

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

行又把攬樛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得進度雖一冒垂堂之險乃

可永保神仙之道樛木長木也蘿附木而生有葛者葛藟葛莖也

善曰穹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山石橋路遙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磴

丁鄧切冥幽深也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

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縣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裁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斧帳

翠屏之不坐莓音梅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居虬切

藟力鬼切爾雅曰女蘿兔絲費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

挂英流丹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向曰契結

服之長生克濟善本作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

即任緩步之從容濟曰威夷長兒脩長也寥即從容寬曠閑樂兒言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濟之則長路

威夷而通恣心目任緩步自覺寬曠閑樂也善曰言其道嶮曲折

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萎罪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列

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寒

初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寒虛空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

之容緩步闊視尚藉慈夜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

書曰從容以和藉夜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

覲翔鸞之杳杳聽鳴鳳之嗒嗒過靈溪而一濯

踈善本煩想於心胷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莖曼之

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濟曰藉鋪織細

也萋萋草美貌落落松高貞喬喬鸞飛貞嗒嗒和鳴也此山有靈溪

之水踈滌煩俗之想旋流深淵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聲

香味觸法五蓋貪慾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皆洗蕩於深淵啓發於天

中盡已除矣義農伏羲神農也二老老子老萊子皆有高道故追之

善曰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

長松落落卉木蒙蒙喬喬飛貞也爾雅曰嗒嗒和也謂聲之和也靈

溪溪名也廣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踈除也因一濯而假言也

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道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

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

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已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

眠調戲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為神表義農伏羲神農也廣

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

孫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

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者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養壽

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

陟降信宿迄于仙都

翰曰迄至也再宿為信言上下兩宿至千仙都也都猶聚也善曰

毛詩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

為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

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宮數萬人

雙闕雲竦以夾路

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善本作玲瓏於林閒玉堂

陰映於高隅翰曰闕樓也竦立也雙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高

陰映高謂在山之高處東南曰隅善曰顧愷之啓蒙記注曰天台

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洲

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

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兒

彤雲斐亶以

千六百九十八

又卷二

千六百九十八

千六百九十八

翼樞傲日炯晃於綺疏向曰彤雲彩雲也斐豐文色兒翼

窻也彩雲若扶於鉤欄傲日光明於綺窻善曰斐豐文貌豐二匪切翼猶承也樞窻間子也毛詩曰有如傲日傲公鳥切炯晃光明也

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疎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疎也八桂森挺以凌

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

溜於陰渠銑曰八桂入樹桂叢生也森然挺生凌霜不凋芝草

和佇起芳春也陽謂南陰謂北也林有花故香也善曰山海經曰

桂林八樹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音番禺神農

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

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

芝之茂英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宁猶積也佇與宁同毛萇詩

傳曰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上有

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

而垂珠濟曰景影也建木名天帝所從上下處此木日中照影

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樹玉樹璀璨光

色也善曰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

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立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

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珎琪樹璀璨珠垂貌珎羽俱切

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

飛錫以躡虛翰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行

於虛空故云飛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

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

上見之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

曰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為害歸田賦曰與世事乎長辭

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巖即詠長川翰曰庖

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但以神為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無所疑碍亦如此也即高也凝思坐於幽巖

高詠臨於長川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

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廣雅曰凝止也即猶清徹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

高褰良曰羲和日御也亭至也遊氣海氣也褰收也言海氣蔽日至今王逸曰羲和日御也亭午日

中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法鼓琅以振響眾香馥以**

揚煙翰曰法鼓鐘也琅聲也馥香氣積也法華經云擊大法鼓燒眾名香李善注同**肆觀天宗爰**

集通仙翰曰肆將觀見宗尊爰乃也言將見天尊乃通集諸神通侯也尚書曰肆觀羣善曰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眾仙也其通猶

后孔安國曰肆遂也**挹以玄王之膏漱以華池之泉**

向曰玄王華池皆神仙之所食也挹酌嗽飲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揖與挹同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王玉膏之所出郭璞曰言

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

銑曰道經云大象無形此無象外之說也維摩經云得無生法忍此則無生之篇也善曰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粲列傳粲

答兄侯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侯牛矩切

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翰曰我言常時以為

為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遣有終無盡理以心涉無終有間隙何者以其不能使物無不可所以有無並列此謂昔之非今乃是也善曰

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侯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

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向曰玄道也色五

此二者泯然如一忽自遣有之情而得於道也善曰言有既帶有

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泯

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

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逢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窮無必資於有也釋二名之同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嘿無有也

出消一煎於三幡

翰曰二名謂有無也此兩者同出於心而異其名今若釋去其有以從其無固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希無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夷無聲也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也幡則成三無則歸一并消其一道何遠也善

日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卻敬輿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輿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 銑曰既得其道語默自齊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卒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言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翰曰冥猶大也此緝慕道之理以託焉兀無營負言無營於心同乎自然之道也善曰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已之是已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上文

蕪城賦 善曰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

江都易王非廣陵 厲王肯皆都焉

鮑明遠 翰曰沈約宋書云鮑昭字明遠東海人也文辭贍逸至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瑱鎮

荆州明遠為其下參軍隨至廣陵子瑱叛逆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為漢所滅昭以子瑱事同於濞遂感為此賦以諷之

舍曰沈約宋書曰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荆州昭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瑱敗為亂兵所殺

又疑上卷 三

明

灞 以平原南馳蒼梧漲 海北走 紫塞

鴈門 善曰灞相連負蒼梧地名漲海海名紫塞鴈門皆塞名

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

海如漳漢書注曰走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

塞亦然故稱紫塞 施 徒可切善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

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 濟曰施舟具也引水轉穀曰漕

於漕渠車行於原岡隩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要故曰重江復關道

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也 善曰廣雅曰拖引也漕渠

邪溝也左氏傳曰吳城邪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

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

象曰岷崗之山橫為地軸拖或為陟軸或為神南臨二江曰重帶江

南曰復倉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

五達謂之康 當 日全盛之時車挂 人駕肩塵閉

六達謂之莊 當 日全盛之時車挂 人駕肩塵閉

撲 地歌吹沸天 銑曰全盛之時謂吳王濞時轉車軸也

駕猶倚也言車軸相挂人肩相倚塵里

也開里門言問里之門徧地歌吹喧沸天也 善曰全盛謂漢時也

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載擊人肩摩說文曰轉車軸端杜

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鄭玄周禮注曰塵民居區城之

稱說文曰問問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

孳 茲 貨鹽田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 向

孳滋鏹削也此邑人滋貨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力以競

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為常也 善曰聲類曰孳蕃

也孳滋古字通也海賦曰陸死鹽田蒼頡篇曰鏹削平也初產切史

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班固傳贊曰材

力有餘七馬強盛范曄後漢書曰王 故能修秦法佚周令

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

劃崇墉剡濬洫圖脩世以休命 良曰佚過劃開墉城

也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命也

善曰聲類曰侈侈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周法

字林曰佳刀曰劃剡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剡木為舟薛綜西京賦

注曰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尚書

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 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 寒 烽

櫓之勤格高五嶽表茂廣三墳崒聿若斷岸轟

六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

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竟瓜割善本而豆分翰曰板築築城也一雉長三丈堞城

也袁周迴也言格度高於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

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崒高只轟直也磁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

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頽也頽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

故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竟以

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出莢忽以分

散善曰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鄭玄

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郭璞上林賦

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郭璞上林賦

注曰櫓望樓也蒼頡篇曰拾量度也五嶽已見上文南止曰表三墳

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

此蓋三墳崒高峻也轟齊平也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

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頽赤

也七啓曰燿飛文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汎論城

闕猶車稱軫舟謂之櫓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五逸廣陵郡

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曰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澤葵

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目也澤葵

依井荒葛罨塗壇羅虺吓戩羽階闕麇居筠善本

廳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嘒高雨嘯昏見晨趨

濟曰澤葵莓苔也罨繞壇堂羅列虺蛇也昔日堂構階庭之盛今並

為荒草所蕪蟲獸鬼魅遊焉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也善

曰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葵生於池中罨猶結也王逸楚辭注曰壇

堂也毛詩曰為鬼為蜮毛萇曰蜮短狐也公羊傳曰有麋而角劉兆

曰麋麋也麋與麋音義同廳鼯鼠也說文曰魅者物精也莫愧切楚

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

廣三墳崒聿若斷岸轟

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

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竟瓜割而豆分

也袁周迴也言格度高於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

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崒高只轟直也磁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

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頽也頽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

故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竟以

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出莢忽以分

散善曰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鄭玄

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郭璞上林賦

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郭璞上林賦

注曰櫓望樓也蒼頡篇曰拾量度也五嶽已見上文南止曰表三墳

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

此蓋三墳崒高峻也轟齊平也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

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頽赤

也七啓曰燿飛文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汎論城

闕猶車稱軫舟謂之櫓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五逸廣陵郡

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曰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澤葵

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目也澤葵

依井荒葛罨塗壇羅虺戩階闕麇

櫓之勤格高五嶽表

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

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竟瓜割而豆分

也袁周迴也言格度高於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

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崒高只轟直也磁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

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頽也頽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

故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竟以

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出莢忽以分

散善曰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鄭玄

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郭璞上林賦

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郭璞上林賦

注曰櫓望樓也蒼頡篇曰拾量度也五嶽已見上文南止曰表三墳

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

此蓋三墳崒高峻也轟齊平也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

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頽赤

也七啓曰燿飛文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汎論城

闕猶車稱軫舟謂之櫓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五逸廣陵郡

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曰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澤葵

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目也澤葵

依井荒葛罨塗壇羅虺戩階闕麇

澤葵

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頽壤以飛文觀基

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

竟瓜割而豆分

也袁周迴也言格度高於五嶽諸侯之城周迴之廣雖讀三墳之書

見列國之製亦無此者崒高只轟直也磁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

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頽也頽壤赤土也以黏和之飾壁

故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今則五百餘年雖曰牢固竟以

亡滅荒蕪若此其土地如瓜之割肌各為吞食如豆之出莢忽以分

散善曰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鄭玄

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郭璞上林賦

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郭璞上林賦

注曰櫓望樓也蒼頡篇曰拾量度也五嶽已見上文南止曰表三墳

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

此蓋三墳崒高峻也轟齊平也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

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頽赤

也七啓曰燿飛文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汎論城

闕猶車稱軫舟謂之櫓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五逸廣陵郡

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曰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澤葵

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目也澤葵

依井荒葛罨塗壇羅虺戩階闕麇

而鳴食也又若虎狼暴猛害人血肉也 善曰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二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拒人曰嚇郭璞爾雅注曰鷓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也字書曰鷓古文鷓字 崩榛塞路崢

嶸古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 翰曰崢嶸深暗見道也榛叢木也言叢木崩摧塞

絕人行路古道深暗塞猶荒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韓詩曰肅肅兔置施干中道薛君曰中道道中

九交之道也仇悲切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稜稜霜氣刺刺

魯葛善 本作藪 風威孤蓬自振 藪砂坐飛 灌莽杳而無際

叢薄紛其相依 向曰孤蓬草也無根而隨風飄轉者明遠自喻客遊也坐飛謂忽然而飛喻戎馬起也水

草雜生曰灌莽也杳杳遠見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 善曰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藪藪風聲勁疾之貌藪素鹿切無故而飛曰坐飛廣

雅曰灌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通池既已夷 峻隅又以頽 直視

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銑曰通深夷平

也峻隅高城也埃塵也 善曰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天台山賦曰凝思高巖 若夫藻局

黼帳歌堂 儻閣之基 琁淵碧樹 弋林鈞渚之館

吳蔡齊秦之聲 魚龍爵馬之玩 皆薰歇燼 滅光

沈響絕 濟曰藻黼謂彫畫也琁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弋林射

之女善箏瑟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樂而今皆芳香已歇化為

灰燼華光以沈歌樂絕矣 善曰藻局高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高張琁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楚辭曰吳歛蔡

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

跋又曰爵馬同轡杜預左氏傳注 東都妙姬南國佳 善本一作麗

人蕙心紈質 玉貌絳脣 莫不埋菟幽石 委骨窮

塵豈憶同輦 善本一作輦 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 哉 銑曰蕙美也紈輕細綺也玉兒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蕙美之心輕細之質白兒赤脣皆已化矣豈知同車而遊以為樂閉在深宮以為

苦辛哉 善曰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王顏侔瓊裝然
 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
 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要如束素蘭蕙同類純素兼名文
 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顏顏臻玉兒起楊雄蜀都賦曰眺朱
 顏離絳脣委猶積也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
 寵出入與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期城南之離宮 天道如何吞

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 翰曰人皆樂生而哀死
 志也言述其所志而為是歌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去軫
 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
 獨善其身 故謂之操 歌曰邊風起 善本 急 今城上寒井徑滅兮

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翰曰屋三為井徑
 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歲已久矣千年之間變改萬代皆
 已共盡今復何言也 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 銑曰范曄後漢書云王延壽字文考南郡
 宜城人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錄其狀

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
 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
 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也 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茂師南郡宜城人也子
 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
 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
 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 良曰靈光殿名餘恭王名 善曰漢書 初恭王始都下

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向曰凡諸侯 歸國曰下國

兆始也僖僖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焉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載曰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史記曰季文子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

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銑曰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也未央建章皆殿名隳廢也巋然高大堅固貞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令其後

興者載曰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巋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

夫山者巋然高巋丘軌切廣雅曰意疑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秀亦

所以永安也濟曰規矩方圓也上應觜陳之星也善曰上予

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列而貽丑曰嗟乎詩人

之興感物而作翰曰文考客於荊州故云南鄙言魯有周孔遺風思禮樂之美故云觀藝貽驚視也言見

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慕詩人感物之義載曰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愕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見可嗟之物為作詩作賦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

乎辭德音昭乎聲翰曰奚斯魯公子也頌僖公立路寢曰清廟奕奕功績存乎辭辭則頌也德音昭乎

聲傳之不巳也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詩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又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

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匪頌將何述焉向曰言事物必以賦頌宣而明之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翰曰粵語辭也若順稽考濬深哲智欽敬殷盛也五代唐虞夏殷周也熙廣紹繼伊惟也

唐堯也言漢能順考古道深智順明盛五代大廣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也

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

精劉堯後故云紹唐漢火德故云炎精也

載曰若順也稽考也言

服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自深知欽明詩云
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 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文
明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
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
也爾雅曰紹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
唐侯外為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
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
說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

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 銑曰荷賴
亨通廓開敷布皇大極中協合寧安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
而作為京室布大中之道以創制鴻業合於神道而大安也 載曰
衢道也易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天所覆
為宇中所由為宙也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
天下大寧皆謂初漢之盛時也 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
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
可繼也周易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
孫俾侯于魯 向曰敦厚俾使也孝孫則恭王也 善曰尚書曰
百姓昭明又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

庸而開宇 良曰錫賜也玠珪諸侯執者瑞寶宅居也附庸者言
其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言賜之玠珪使敬保其位居
於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土宇以作蕃援 載曰介大也圭長尺二
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申伯之封云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
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七百里以是開居也 善曰毛詩曰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又曰 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

輔 濟曰秘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宮以為蕃輔也
載曰詩云祕宮有洫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 善曰毛萇詩傳
曰祕神也西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 承明堂於少陽昭列
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

顯於奎之分野 濟曰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魯在東故
言之也奎婁魯之分野昭列謂星明而行列
於天也 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
野也小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
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 一曰春秋說題辭曰瞻彼靈
心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

瞻彼靈

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 錫玠珪以作瑞宅附
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光之為狀也則嵯峨竅鬼隗崕魏崿五崿罪

巖盧巖罪吁可畏乎其駭人也翰曰言其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也載曰皆其形也駭

驚也故觀斯而貽善曰皆高峻之貌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迢嶢倜儻豐麗博敞

洞轆轤兮其無垠也濟曰迢嶢高自倜儻卓異也豐大也博廣博也敞寬也轆轤廣大自垠畔也載曰又其形也博廣也敞高平也

也善曰迢嶢高貌也倜儻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迢

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魚山峙以紆鬱

隆崛魚勿乎青雲良曰魏遠也希世特出言世希有也

大面多也屹直上也峙立也紆鬱曲深見隆崛物極高見言直上而立曲深而高入乎青雲之中也載曰羌辭也羌亦乃也屹猶孽也

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屹屹隆屈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峯崛岉乎青雲言此物上逮青雲善曰瑰異譎詭也甘泉賦曰

上洪紛而相錯鬱塊軼北鳥以增七屹宏削助繒綾廣雅曰峙止也

而龍鱗良曰鬱塊北棟梁數系而不平見增屹上闊而險也削繒綾謂參差不齊如龍鱗也載曰出削疑狀皆其形也

善曰塊北無齊限之貌增屹深空見繒綾不平貌甘泉賦曰歎巖巖其龍鱗繒如字綾音陵汨下磴磴五

以璀璨赫燁燁亦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

似乎帝室之威神翰曰汨高也磴磴峻見璀璨雜色也赫燁燁光見燭照坤地也積石謂崑崙山天

帝所居宮名鏘鏘華盛兒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鸞人也高峻言雜絲之色燁燁照地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鸞

人也載曰皆其形貌光輝也威神言尊嚴也善曰汨淨貌磴磴高貌璀璨衆材飾貌燁燁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積石山名西都賦曰

敷神岳之蔭蔭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太帝室也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

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而立入銑曰崇高墉牆

也言如高牆與平岡相連長嶺相屬朱闕雙立於前殿擬北也閭闔

天門也軌車也言高門北於天門方謂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載曰墉牆也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善曰季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轍

鄭玄周禮注曰 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

二軌謂轍廣 顧眄東西周章 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造至也自北已上

皆文考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高階以至於殿 堂顧眄周章言齠視也 載曰造其堂觀其 狀而賦之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 形彩之飾徒何

為乎浩浩 汗汗 流離爛漫皓壁皜皜 曜以

月照丹柱欵 翫 而電烜 戰霞駁雲蔚若陰

若陽濯 濯 燐 燐 亂焯焯煌煌 濟曰彤朱漆也彩

飾且何為 自疑問也浩浩汗汗流離爛漫皆光色自皓白自皜皜

之光霞駁雲蔚言有光明如霞之班駁深遂則如雲之繁蔚故若陰

陽也濯濯燐亂焯焯焯焯皆光色亂目眩曜而不定也 善曰浩浩

汗汗光明感見流離爛漫分散遠貌皜皜也崔駰七依曰丹柱彫牆

烜光感起濯濯至煌煌言采色衆多眩曜不定也 載曰皓壁皜皜

全若陰若陽 隱陰夏以中處靈泓宏寥 立 竊 立 以崢嶸

言其色狀也 鴻燿 往 焗 往 以燻 閔 風 蕭條而清冷

向曰陰夏謂向北屋也言將隱處於中則或深遂或寬明其清涼之

氣如秋零寥窈嶢嶢深邃見鴻燿焗焗以燻閔寬明見風蕭條而清冷

秋氣兒 善曰陰夏向北之殿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陰夏則有望

舒涼室亦與此 同聲寥窈嶢嶢皆幽深之兒 風蕭條清涼之貌 載

曰鴻大也燻焗 燻焗皆寬明也 動滴瀝以成響音雷應其若齠耳嘈

嘈以失聽目瞍瞍 而翠精駢密石與琅玕齊

玉璫與壁瑛 善本作英字 翰曰凡深閑之室則必多響故簷

璫璫視不明兒故嗔目精也駢次也琅玕玉也言次密石以為砌也 王璫璫瑛皆玉也亦齊列於中 善曰言簷乘滴瀝繞成小響室內 應之其聲似雷之齠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歷之也埤蒼曰嘈嘈聲 眾也廣雅曰瞍視也洞簫賦曰愬眸子之翠精李軌法言注曰駢並 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為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然皮以密石 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曰裁金壁以飾璫瑛英瑩王之英也孝經 援神契曰王英玉有英華之色 載曰瞍瞍言炫 耀而目不正也琅玕珠也似玉書曰球琳琅玕 遂排金扉而

北入宵藹藹而晦曖旋室嬈娟以窈窕洞房則

窈窕深也洞通也叫窈窕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通

房長遠而幽邃也載曰言深邃也宵冥也善曰淮南子曰傾宮

旋室在崑崙閭闔之中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檄旋室回房旋室曲屋

也嬈娟迴曲貞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西京賦曰望叫窈窕以經廷

安也言於西廂緩步清閑以自安息復見東序重深而隱密也載

曰西廂西序也踟躕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也可以燕會踟或移字

東序東廂也互言之文相避耳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踟躕

相連之兒毛萇詩傳曰宴安也言安靜廣雅曰與藏也字書曰秘密

也屹魚乙瞠苦耕切舍瞠麥耕切舍以勿罔屑壓翳翳以

欽凜覓悚悚其若鷲善本作鷲心惴惴以而發悸其

反濟曰屹峙出山九睜瞠視不分明也勿罔不審兒肩微也壓翳翳暗

兒懿凜深遠兒悚悚惴惴皆恐懼也悸心動也言東序與秘特出而

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暗蔽隱深遂不測神鷲心動也善曰

經瞋鷹翳寂寞之形也鷲斯於此鷲也善曰瞋莫耕切蘇林漢書

注曰蔥蔥懼貌惴與蔥同說文曰悸心動也悸或為欬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

構規矩應天上憲觜角陬陬子史切濟曰詳審也詳察棟

也憲法也觜角星主架屋故此結構之始法之是應天也善曰詳

謂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高誘曰氏

春秋注曰結交也構架也爾雅曰觜角陬之星營室東

壁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

窈窕

而幽邃

旋室

西廂

西廂

東序

也屹

乙瞠

欽凜

覓悚

悚其

若鷲

心惴

惴以

而發

悸

於是

詳察

其棟

宇觀

其結

窈窕深也洞通也

千五百

柱梁上柱也岩帶遠也星懸言多也漂浮也堯崑危貞浮柱高遠而多其勢皆危以相枝柱也載曰楹柱也枝柱言無根而倚立也舍曰磊珂壯大之貞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擿漂輕貞繞峴不安之貞蒼頡篇曰杜枝也飛梁偃蹇以虹

指揭蓬蓬而騰湊層櫺礫累危古以岌五我五

曲枅要上紹而環句構芝栒而擗羅以戢側香

立枝掌孟扱呀牙而斜據翰曰偃蹇曲貌揭舉貞蓬蓬衆攢貞騰合也言飛梁曲如

虹指舉而衆攢更相合湊層櫺重斗也曲枅栒也礫危岌我重危貞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貞栒梁上短柱也畫以芝草之文相攢布戢

香聚貞枝掌梁上交木也扱呀相柱而斜據其間也善曰甘泉賦曰歷倒景而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駰七依曰夏屋蓬蓬

高也音渠三逸楚辭注曰湊聚也說文曰樽櫺柱上枅蒼頡篇曰枅柱上方木然枅櫺爲此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也說

又曰栒枅上梁蒼頡篇曰攢聚也戢香衆貌說文曰掌柱也扱呀參舍之貌毛萇詩傳曰據依也載曰芝栒止節方小木爲之掌肩梁

之上也各長三尺掌或作棖字傍夭矯表以橫出互黝糾而負搏分

切善木作搏負下第蔚以瑾錯上崎綺嶷嶷而重注捷獵

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向曰天矯黝糾林木相連繞貞

橫出於傍而負搏也負荷也搏猶相附也下第蔚以瑾錯謂壯麗而文飾繁雜也上崎嶷而重注謂高峻而重簷雨水注溜也捷獵次比

見言瓦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掾一一而分布駱驛相連不絕貞言衆林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趣向言不虛設也善曰天矯黝糾

特出之貌黝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攢搏也第蔚特起貌瑾錯衆盛貌弗扶弗切崎嶷危嶮貌注猶屬也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橫四

散也駱驛不絕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䟽圓泐方井反植

荷渠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的善本作窰張

窰丁垂珠銑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爲重梁相結屈曲以爲

天窻畫以文彩故云綺䟽又爲方井圖以圓泐及芙蓉花葉花葉向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披敷菡萏紫的皆說其花色披散敷布也綠房蓮子也窰窰物在穴中貞言井穴中綴之似珠下

垂如在穴也載曰天窻高窻也綺文也疎刻鏤也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蕖種之於貞泐方井之中以爲光耀綠房

美渠之房刻繒為之綠色紫葍葍中芍也爾雅曰其中葍珠珠之實
密咤也 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屋四垂也綺踈已見上文鄭
立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爾雅曰荷其華齒齒胡感切齒
徒感切葍與芍同 的說文曰密物在穴中貌咤亦密也 雲采

藻梳悅龍桷彫鏤 向曰梁梁上柱畫以雲文梳又手亦
也 載曰雲節畫雲氣為山節也梳梁上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桷畫
椽為龍 善曰爾雅曰桷謂之節郭璞曰節櫨也梁與節同論語曰
山節藻梲包咸曰梳者梁上楹畫為藻文鄭立

禮記注曰桷謂之梁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蛇 飛禽走獸因

木生姿 良曰皆於材木之上彫畫禽獸之姿狀也 載曰 奔

虎攫 作攫字 挐以梁倚仡 乙 奮豐而軒鬚 考 虬龍

騰驤以碗壇 善 領 感若動而躩 躩 音尼濟曰畫

舉瓜也挐以手持也若舉瓜持梁以相倚仡奮豐而軒鬚謂勇而舉
頭也騰飛驤舉也碗壇盤屈自領動也躩踞動自言虬龍飛舉盤屈
領然若動也 善曰攫挐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挐攫張揖漢
善注曰梁倚相著也仡舉頭也郭璞曰鬚皆上鬚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豐動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領搖頭也李

尤辟灘賦曰萬騎躩踞以攫挐躩踞動貌 朱鳥舒翼以峙衡

騰蛇蟻 於 西虬 善本作蚪 而遶棖 音衰翰曰峙立也朱鳥朱

翼而立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蟻此屈盤兒棖椽也畫
騰蛇於椽上屈盤而遶也 載曰棖亦椽也有三名一曰椽二曰楠
三曰棖 善曰春秋漢舍棖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鳥衡四阿之長衡
也淮南子曰析題不析文字曰騰蛇無足而騰蟻蚪曲貌 力鳥切

繞切 白鹿子規 結 於樽 步 櫨 蟠 螭 宛 轉 而 承 楯 翰

薄柱頭也櫨斗也子規延首也言柱頭及斗上皆畫為白鹿而延首
也蟠曲螭龍也宛轉盤兒楯門額木二上畫為盤龍宛轉以承之也
善曰古王子喬辭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邀子規 狡兔踈 側

延首之貌子甄熱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 狡兔踈 側

伏於柎側 狡攀椽而相追 翰曰踈縮足而附斗上橫

椽頭刻後狻猊以手攀而相追狻猊亦狻類 立能蚘 念 蛻 以

善曰說文曰踈踈也壯樂切柎音父 立能蚘 念 蛻 以

斷斷 銀 却負戴而蹲 存 踈 夷 翰曰木上刻作黑熊蚘蚘

吐舌也斷斷齒出白踈踈也

言玄熊吐舌出齒却負戴棟梁而蹲踞也載曰踞踞也齊首目

以瞪直善曰拂綵吐舌負戴棟梁而蹲踞也廣雅曰踞踞也眇徒脉脉而獮獮音獮善本作行翰曰瞪直視也脉脉獮獮亦視兒言所刻

蓋雜類齊舉首目皆為眇視載曰齊首目以瞪眇駢頭而相觀視眼脈行行視貌善曰爾雅曰眼相視也莫第切說文曰行犬怒貌

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渠曰齊首目以瞪眇駢頭而相觀視而相對侏欵猓息

以鷗眈呼頤交頤交頤交而睽巨睽許狀若悲慈醉切翰曰以木刻胡人以形在於高處

愁於危處慙七慙六而含悴慈醉切翰曰以木刻胡人以形在於高處

故云遙集上楹儼雅不動也跽長跪而相對侏欵也欺猓侏欵也鷗形

鳥背曲而目深者頤頤頤而睽睽鼻高目深之狀悴憂也胡人醜形

狹面目如鷗視又如悲愁處於危苦更若潛怛頤眉蹙鼻而含憂也

載曰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

恭也善曰儼雅跽兒說文曰跽長跪也欺猓大首也鷗眈如鷗之

視也聲類曰瞞驚視也眈與瞞同鷗鷗頤大首深目之貌睽睽張目

貌孟子曰頤感神善本作於棟間玉女闕窓而

而言頤感憂貌善本作於棟間玉女闕窓而

下視銑曰謬謬行列美兒言刻神仙致於棟間行列而致之刻玉女形於窓上皆闕窓下視於人也載曰神女之人又彌高

也善曰岳岳立兒李九函谷關銘曰玉女流眇而下視忽眇眇以響象若鬼神之

髣髴向曰眇眇猶依稀也言此形象依稀髣髴若有其形聲善

依稀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也誤與諦同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

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

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向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其形各殊故曰繆形也皆委曲得其物情也載曰言委曲得其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情也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向曰紀記也遂古上古也載曰更五龍比翼人皇九頭善

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

伏義龍身女媧蛇軀向曰伏羲太昊氏鱗身人首女媧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鴻荒撲略厥

狀睢許肝 吁向曰鴻荒撲略皆純厚之道其形睢肝不可復見規肝 故畫之唯肝質樸之形 載曰鴻大也朴質也略野

略也上占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畫其形亦質而野略睢肝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曰帝嚳以上朴略有

象難傳西京賦曰睢肝跋扈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字林曰睢仰目也肝張目也

以庸衣裳有殊 銑曰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帝舜有明德可觀也庸用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裳變易亦有殊也 載曰至於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

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善曰尚書璇璣鈴曰帝堯煥炳隆典可觀載曰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

書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 下及二后淫妃亂主 良曰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則夏有

妹喜有寵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三

也 載曰昔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 善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

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

誠世善以示後 翰曰言畫此聖賢愚暗忠孝貞烈莫不載而叙之於此殿中以誠時君以示後嗣也 載

曰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 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

無不消滅也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視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

後也善以為示 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

望高樓飛觀 向曰承接也言比靈光設有連閣接宮馳馬之道

望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言飛者謂尚也 載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而毛萇詩傳曰年不順成馳道不脩 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

道也君以乘車馬故以馳為名也 長塗外降軒檻曼延 濟善本無陽榭外望高樓飛觀二句 載曰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

軒檻鉤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 載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問陞道所以開明也 善曰上林賦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問陞道

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

善本作華蓋仰看天庭飛陞揭孽緣雲上征中坐

垂景俯善本視流星向曰漸臺星名法星而為臺名層高也九成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而成

屹然高貞的爾分明白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天庭階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高兒征行也言飛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

視下見星曰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楚辭曰登華蓋兮乘暘谷蒼賓戲曰未仰天庭而覩

白曰揭孽高貌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曰景也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載曰高徑所徑高上至華蓋

萬戶如一巖穴善本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

仰不見日銑曰巖穴洞出言屈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逶迤長貞詰屈曲兒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此

惚嘆其美也載曰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或二或三為數非正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

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子虛賦曰巖突洞房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

勤銑曰宏大也靡靡細好自咨嗟也此歎其美何大麗細好也嗟用人力之妙可謂勤勞也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

注曰靡靡細好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

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躬銑曰勳功也謂非鬼神之後才誰能

勉或此功言費人力寶奇也蒼昊天也純大殷中也言授地靈之奇勢亦上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在上故云承善曰移太常

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載曰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為蒼天夏為昊

天純大殷中也言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烜燠玄

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元氣以成之

烟燠元氣之貞玄醴醴泉騰涌流自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瑞被露臻至也言醴泉涌渠而出甘露霑宇而至者並美言之皆

非其實也載曰烟燠天地之蒸氣也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

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周易曰天地細縕萬物化醇春秋元命包朱柱黜

伊儵叔 於南北蘭芝婀娜於東西祥風翕習以

風灑激芳香而常芬 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芝香草名黥儵榮盛貞婀娜柔弱貞祥風和風也翕

習風來貞風灑吹草木聲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而馨香也 載曰黥儵阿那皆茂盛之貌風之散物如灑如颯然及激灑草木出其

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颯 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禮井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

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為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出黑芝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禮斗威儀曰君

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 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至翕習盛貌颯素合切

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

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

云而不珍 濟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墜壤而此殿獨存若神靈

居處皆曰御此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過崇奢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孰誰也言且榮貴如此誰言不珍美也 善曰甘泉賦曰神莫

莫而扶傾爾雅曰彌益也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 載曰毛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

亂曰 良曰亂治也摠治一篇之美 彤彤靈宮出歸 丘 罪 助 穹崇紛厖

莫鴻 上 兮崩 助 劣 力 兹 兹 釐 利 岑 岑 崧 崧 嶷 嶷

疑 駢龍 孔 從 子 兮 翰 曰 此 上 並 高 大 參 差 不 齊 連拳偃

蹇崙 倫 菌踳 巨 蹠 產 傍欹傾兮 濟 曰 皆 屈 曲 高 大 傾

特起 歇欵幽藹雲覆靈湛徒感霽會洞杳冥兮 濟 曰 洞 深

之兒 歇欵幽藹雲覆靈湛徒感霽會洞杳冥兮 也歇欵高

敬也餘皆幽遠深遠如雲覆也霽靈對繁雲貞 葱翠紫蔚 尉 田

善曰皆幽遠之兒歇欵乞切欵音許勿切 罪 硤 音洛善 瑰 善本 瑋 音本 含光晷兮 良 曰 葱 翠 紫 蔚 雜 綵

瓊瑋珍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翰曰言初制棟宇已來上古穴居故聖人制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雨而後積習成俗恣為奢侈陳列珍怪窮人力極人財故云棟宇已來未之有也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也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向曰言其奇異壯麗

遂假云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十間

何平叔

銑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有奇才美容兒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

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為尚書主選後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善曰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頗有材能為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及曹爽反誅晏

并收斬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向曰大哉歎美

之言也武帝草創而文帝授漢之禪命善曰武武帝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

曰集王命於其身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

熙而繁盛銑曰謂立化如天有四時寒暑是體天也順時謂順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

明帝遂繼文帝之明故曰重明繁盛善曰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平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治也遠則襲陰

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

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幹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賢君大道開

長世之善理以為常道也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法自然已見上文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

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二三國富刑清

銑曰庶衆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唐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六年人富而刑微無失也善曰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魏志明紀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唐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

善本 月東巡

善幸

至于許昌望祀

善本作祠字

山川考時

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

向曰許昌地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校長吏之政道有廢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無使不中用存問高年行孝道也率勸也善曰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備定四方而撫安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行

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星名昏見南方故云正也桑梓木名繁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也善曰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

越於也禮記曰季夏之月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尚書曰庶草蕃蕪

三事九司宏儒

碩生相與

善本無相與字

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

所平

向曰三事三公九司九卿宏碩皆大也溽濕伊鬱氣不通也而憂乎性命之所不能生成也善曰三事三公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合寧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

者儒碩老爾雅曰宏碩大也禮記曰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

征行之未寧

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寤覺也征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

未平戎馬未息也善曰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弗靜也

乃昌言曰昔在蕭公

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

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

英聲濟曰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

識博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子示天下以威靈且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君者人之所利

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美之聲善曰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卿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

博覽與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

且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日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毛詩曰我客疾止永

觀厥成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李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

且其善本許昌者

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

何宮室之勿營翰曰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戾止也大運天所標也漢昭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為昌於許也當塗高魏也且圖讖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何營也善曰獻帝紀曰

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維書摘云辟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廣雅曰何問也

帝曰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

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人善本輯

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

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濟曰俞然也謂明帝聽三公九卿大儒立宮室之言

乃曰然哉玄輅車名輕裘暑服命主司具禮儀計其日功恐多廢人力詳其費務恐多人材鳩集也經始黎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

言集梓匠之眾人因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謂破吳將獲其賄賂就用也薛猶僻也言用海僻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也善曰

尚書帝曰俞孔安國曰俞然也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曰御禮記曰乃命有司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漢書曰王延

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曰必先筭其費務左氏傳邾子曰以鳩

不常一象

翰曰櫛梳宏大連美故高也博落廣疎也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攢集大美故廣而且疎丹青奇異故不常一象也善曰毛詩曰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日宏連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曰橫木關柱為連璉與連古字通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

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美瓌瑋以壯

麗紛或或

郁

其難分此其大較

角也

齊曰摘察也朱霞言殿形

赤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上戴覆繁雲而垂下羌歎美之辭瓌奇瑋美也紛或或文章多自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別且

述其大略如此也善曰廣雅曰摘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却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對乎若太山

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

若乃高薨

萌

崔嵬飛

宇承霓懸蠻黠

徒

霽

徒

隨雲融泄

曳

鳥企山峙

若翔若滯

向曰上言大較此復重述薨屋欄也崔嵬高兒飛宇承霓言其高承於雲霓懸蠻文自黠霽黑兒融泄雲

動貞言屋高入雲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峙山峻也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欲翔山峙而且止滯止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薨棟也

韓詩曰絲蠻黃鳥薛君曰絲蠻文貌黠霽黑貌融泄動貌言屋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

曰企舉踵也去政切魯靈岷岷岷業罔識所屆雖離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

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

善本有也向曰岷岷岷善本有也向曰岷岷岷

朱古之明目者則離婁也言此殿高峻人皆無能識其所至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曜不能昭晰也眩曜不分明自昭晰明也善曰西

京賦曰嵯峨捷業罔識所則趙歧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

惑亂只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虞之輪

函華鐘杙

元

其高懸悍

汗

獸仡以儼陳體洪剛

之猛毅聲訇

普

礪

隱

其若震

音真

銑曰南端南門筍虞鐘架也輪函多自華鐘鐘

有文飾也杙高懸舉也悍獸能虎也鐘架之足刻為其形仡壯勇自儼雙也訇礪聲也言華鐘已懸悍獸勇形雙布陳其形體猛毅也鐘

聲訇礪如雷震 善曰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見輪函其形也言端門之內為筭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虛以負之仇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鐘獸負鐘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仇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儷偶也儷力計切毛詩傳曰礪雷聲也 爰有遐狄鏘質輪菌坐高門之

側堂彰聖主之威神 翰曰遐狄長狄也古之長人以銀鑄之其形質輪菌然而高皆坐於門側

堂上以明帝王威神能臣伏異類鏘銀也 善曰遐狄即長狄也以鏘為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鏘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旻切言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 芸若充庭槐楓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

被宸 辰綴以萬年綵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林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

馥芬芬 濟曰芸若香草槐楓木名被滿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大

條幹奇花異葉者則見珍貴皆結子秋時布花春節藹藹萋萋盛兒馥馥芬芬香氣也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

也若杜若何休公羊傳注曰元滿也槐楓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費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万年樹十四株綵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萋曰榛木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為春位其色青

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艷如蜿蜒虹赫如奔螭南岨陽榮北極

幽崖任重道遠厥用 善曰脩長舉也高險

孔多 良曰脩長舉也高險

於是列縣 彤之繡栴垂琬琰之文璫螭

於若

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翰曰縣形丹漆也畫文

漆瑛琰玉也瑤椽頭也以玉為文於上蠃龍自灼光明也善曰言

楠以縣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琬琰之玉而為文瑤漢書曰殿上縣周

禮曰王之容車縣飾即玄曰赤多黑少謂之縣韋昭曰刷漆為縣尚

書曰引壁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華榭壁瑤神龍繡楠也明月文瑤

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蠃龍貌

爰有禁楸補分翼張承以陽馬接

以圓方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向曰禁楸短椽也勒分翼

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或方斑白相間踈密各有文章也

善曰楸陽馬之短楠也說文曰楸署也扁從戶册者署門戶也楠署

雖殊為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楸同一音必縣切册楚責切勒分翼張

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助古字通陽馬四阿長栢也

禁楸列布承以陽馬眾材相接或負方也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

極受檐陽馬承限廣雅曰班分也毛萇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畫

繪之事亦與白謂之章

飛昂善本鳥踊雙轅是荷赴隘善本凌

接獵捷相和善本作加銚曰飛昂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

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在木也眾材交

橫或赴險而凌虛獵捷相接兒善曰飛仰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

轅在承檐以荷眾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轅仰也劉梁七舉曰雙覆

井菱荷垂英抑吾即切其眾材相加或凌虛赴嶮獵捷相接之貞

光內照流景外燧列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

天銚曰皎皎白白間窓也以白塗之畫為錢文離離分別兒

光動也日光照之於中綵色流出於外動其睥光鉤星星名在

河漢中言此中光色烈然似之也雲梁承天言梁高如雲虹之狀以

承於天善曰白間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金鈿

也西京賦曰金鈿銜壁是為列錢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

景外發而延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而納光燧起貌式延切言宮殿

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

徒增錯轉縣成郭茄加密倒植吐被芙蓉繚

以藻井編以綵會疏紅葩甲華甲丹綺離

婁力齒胡菑徒艷敢翕織縟紛敷敷飾繁絜巧不可

勝書

翰曰林木眾合參差文章如駟蟲之徒相重雜也迴旋相連如郭郭之居相接也茄蔞美藻皆水草名並仰盡於屋中如

倒生吐被其苗鞞蔞花相次其只離婁顏色相分布只苗蔞蔞翕夫

渠色也織縹紛敷彩色亂布只言巧妙不可盡書善曰駟或為蝸

言合眾板上為井欄而形文錯若蝸之徙遞轉縣之各成郭郭爾雅

曰荷美藻其莖茄其本密郭璞曰莖下曰藕在泥中者倉頡篇曰植

種也廣雅曰縹繞纏也西京賦曰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

曰何工功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綵綺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

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曰彫鏤萬獸離婁相加苗苗已見上文

額與苗同說文曰縹采飾也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於

是蘭栴積重婁

其數矩設楹兼櫨盧各落以相

承欒拱夫矯

善本而交結重積之婁數眾木攢負矩規

矩也言眾木相攢皆中規矩而安設之楹櫨出矩梁也各落危炬兒

欒以承拱拱以承科夫矯高兒言皆相承而交結善曰蘭木蘭也

以木蘭為栴言蘭栴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婁數故借其名焉蘇林

漢書注曰婁數四股鉤數所柱切楹即抑也說文曰櫨柱上栴也薛

綜西京賦注曰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栴金楹齊列玉易

欒類而曲也夫矯欒栴長壯之貌矯其天切

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闈

良曰金楹金飾柱玉寫王為

窓也以青畫為瑣文鋪門飾飾以銀閨闈門類善曰金楹金柱也

兩以玉瑣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彫楹玉為廣雅曰碣磧也禮記曰

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未切言以青瑣銀鋪是為閨闈之飾雙

漢書曰赤墀青瑣鋪以銀為鋪首也長門賦曰擠工戶而撼金鋪雙

枚既脩重桴乃飾槐栒緣邊周流四極侯衛

之班藩服之職濟曰雙枚屋內兩重作梁也重桴在外作兩

繞四極而徧之如諸侯之班秩五服以守王職也善曰雙枚屋內

重檐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重檐既長因

達于外而重棟以施彩飾也枚莫回切言以槐栒緣屋邊隅周市流

移至於四極說文曰槐栒秦名屋懸懸楚謂之栒也言槐栒之居四

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

西偏良曰溫房涼室殿名善曰溫房涼室二殿名卞蘭許昌宮

賦曰則有望舒涼室義和溫房然卞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

相明也他開建陽則朱炎豔啟金光則清風臻良

建陽東門朱炎日也豔日光言開東門則日光至金光西門也開之則清風至善曰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章仲將景福殿賦曰昭剛義於金光故冬不凄寒夏無炎暉

善本作輝鈞調中適可以永年銑曰輝熱氣言冬則居溫房故不凄寒夏則處涼室故無炎氣

此則鈞調適志故可以保長年也善曰言寒暑猶門故無寒暄之患毛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流氣火無炎暉章昭

曰輝炎起貌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墉垣碣浪基其光照

照善本作昭周制白盛今也維縹匹妙切銑曰墉垣牆也碣然縹淺碧言周家以白牆為盛今以淺碧為華善曰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碣文石也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蠶共白盛之蠶鄭玄注

曰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蠶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落帶金釭此

焉一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銑曰金釭金盞也致寶玉於中自上懸下猶如落帶

兩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翡翠飾焉往往而在言多也善曰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上施金釭而為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

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之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

之無為銑曰欽敬允信也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也為之理也善曰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孔

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命共工使作績

明五采之章善本作彰施銑曰共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服各有文章

所施用也善曰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會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會讀曰繪凡畫者

為繪胡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准是儀

對切翰曰言畫古者明君暗士賢愚之象以為君王之誠椒房后妃之室亦為之是標准儀範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毛詩

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規也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也觀善本作覩

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俟善本臣翰曰虞姬齊威王妃也威

勸王誅讒臣用賢目國大治俟待也見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目也善曰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諸

也善曰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諸

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諂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石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 **見姜后**

之解珮寤前代之所遵

向曰姜后周宣王后也王嘗晏起廢朝后乃脫簪珮待罪也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遵法也 善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珮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 **賢鍾離**

王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疆楚之讎作漸臺五層萬人疲極賢者寡人幾不全拜為無鹽君納以為后故賢此直言而盡之楚樊者楚莊王姬也王罷朝晚乃問於王曰何晚王曰與賢人語故晚姬曰賢人為誰王曰虞丘子也姬曰賢則賢矣然未忠也妾在後宮未嘗不私損衣食以遺人使之鄭衛求美人而進於王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虞丘子為相于今十年其進用者並其子孫宗族未聞進賢而退不肖此妨賢人之路豈可謂忠乎王不悅曰寡人聞命矣王

之謹言懿楚樊之退身

翰曰謹直也鍾離秦齊醜女有賢德自詣王願一見王王召入而謂

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敖相楚三年而理故此美楚姬之言而虞丘退身也 善曰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洩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且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三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大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 **嘉**

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隣

翰曰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妾聞古之

帝王與賢臣同乘未聞與婦人同輦帝慙乃止故嘉之孟母軻母也軻少與母偏孤居近墓軻乃常戲為墓母曰此非所居去居市傍軻復戲為商賈母又曰不可居又居學館之傍乃為揖讓進退有禮母曰此真可以居軻遂為大儒故此偉之 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

庭嘗與班婕妤好同輦婕妤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庶
似近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
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
去舍而傍其子嬉戲為買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官之傍
其子遊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故將廣智必先多聞
向曰將廣益其智必先多聞古今之道也善曰文子曰聰明
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為卿辭曰

胥臣多聞
多聞多雜多雜眩真
向曰人之多聞必有混雜
而眩惑其真性善曰揚

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為雜惟聖
人為不雜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不眩焉在在乎擇人
使無眩惑之性何在在乎擇人故人君擇賢目而後用士則擇賢
而後交乃無眩也善曰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杜預曰
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銑曰仁道染故先近之
善曰言將欲立德必先近

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立德禮記曰力行近乎仁也
欲此禮之不僞言
是以盡

乎行道之先民
翰曰僞言違也言欲上下之禮不違則為上盡
行其道以先憂人為務也下人和則附於上

故上下之禮長不違也善曰大戴禮詩曰禮義之不僞言何恤
人言禮記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

觀夕覽何與書紳
濟曰與用也言此上事皆朝夕觀覽之
足為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可為誠

也紳帶也善曰言朝夕觀覽圖畫何
如書紳之事乎論語曰子張書諸紳
若乃階除連延蕭蔓

雲征
濟曰此復說宮殿之外除亦階也連延長兒蕭蔓高遠也征
行也言其高峻若行於雲中善曰蕭蔓蕭條蔓延言高遠

也西京賦曰途閣雲曼魯靈光
殿賦曰飛陛揭孽綠雲上征
櫺檻披
善本張鉤錯矩成日向

櫺檻欄也言大張設之鉤錯矩成言鉤欄中錯為斜方之文也善
曰西京賦曰伏櫺檻而煩聽薛綜曰櫺檻堂上欄也邪或為丕孔安

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
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
楯類騰蛇楮
習

似瓊英
向曰楯鉤欄上橫木長似騰蛇楯也言楔以文飾光
明似瓊英英王之美者善曰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

眉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文種於是作榮
楯嬰以白壁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曰應劭漢書注曰楯

闌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楯械楔也瓊英王英也
此既施之於櫺檻然凡楔皆謂之楯楔先結切
如螭之蟠如

八百里

虬之停

良曰螭虬龍也蟠屈停止也

善曰廣雅曰虬龍有角曰虬龍蟠已見上文

玄軒交登

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

昭

善本 作照 遠戎之來庭

良曰彰明也軒上下道也道中深遠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上藻

文曰騶虞白虎黑文也天子有至仁之德則遠方承命而獻之故云有仁形也魏有此瑞今作其形於殿以彰天瑞之休明遠方之來王庭也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楯階除之欄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言於騶虞以乘軒板狀

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質地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厥塗靡從天瑞之徵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南郡獲白虎是以北狄賓也 陰堂承北方

軒九戶右个

古賀 清宴西東其宇

陰堂有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名此側室也故東西為之 善曰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窓也西京賦曰九戶開闔

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 連以永寧

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攸處

向曰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與太殿相連百子

亦殿名宮女所處 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

鄭玄毛詩箋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 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

徽音聿求其

善本作 祐

向曰言處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 文王之母此善其美音也徽美聿循祐福也言循順以求其多福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又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祐 其祐伊何宜爾孫子

善本作 克明

克明克聰克敏 音美 永錫難老兆民賴止

惟克能 哲智敬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止語詞也

善曰宜爾孫子孫已見上文蔡邕橋立碑曰克明克哲實叡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錫之以難老令其壽考毛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慶兆 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

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

物咸融翰曰承光殿名賦政宮名納用賢能詢謨臣下求大中

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露萬物皆以通及之也善曰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西京賦曰

表賢簡能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也左氏傳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贽曰堯堊為

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堯失然切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其西則有左城得

右平講肆善本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齊曰左

楚鞠屋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場二六對陳十二人也殿翼相當謂屋勢如鳥翼善曰七略曰楚鞠者傳曰黃帝所作王者官中

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楚鞠亦有治國之象左

注曰肆習也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真鞠

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衝對二六相當卞蘭許昌宮賦曰設御坐於鞠

域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亦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

言歸壁言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濟曰言楚鞠

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之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

楚鞠以行征法律多也皆因戲以教法故壁言諸政刑亦將以行令也

非所以娛樂其情矣善曰言相解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

戰之術也七略曰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摔胡若今相解卽輪之

類僻匹赤切言察之既解而各言歸斯實壁是政刑非為戲樂而已

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

事使得蹋鞠歸田賦曰聊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複閣重闈倡

狂是俟良曰寔是也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闈門也倡狂賊也俟

原所君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時襄羊以劉覽步華輦於京庾之

儲無所善本不有不虞之戒於焉是善本作取千口反

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無物不有以戒慎戎馬不測度之事此則取

給也虞度也善曰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曰于何不有言有不虞之戒取京爾乃建凌雲之

層盤浚虞洲之靈沼清露灑灑而淶水浩浩

凌雲室名層高也上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洲沼名靈者美言之灑灑露自浩浩泉兒善曰凌雲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洲靈沼名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洲靈沼淶水泱泱毛詩曰王在靈沼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灑灑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

嘉木植以芳草

翰曰樹植於虞洲之側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芳草如積悠悠立

魚確確鶴白鳥沈浮翱翔樂我皇道

在深泉故云立也確確白鳥言魚鳥沈浮翱翔自得天性樂我大道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翬翬毛義同樂我皇道言魚鳥得所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

陸設殿館水方輕舟

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善曰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篁棲鷗鷺瀨

戲鰓鮒鮒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

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此

善本隄向曰篁叢名瀨波也鰓鮒魚名侔齊賑益殫盡籌筭隄匹也言萬物之豐富與齊於淮海益於山丘集積不可盡筭也咸池日出處今隄咸池之廣何足匹於此也善曰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節用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賑富鄭玄周禮注曰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筭也春秋漢合孽曰咸池上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物以為名也元命苞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天持五穀

爾雅曰隄匹也視周切於是揭作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

廬

向曰揭持高兒表出群而見也高昌建城二觀名觀樓也崇峻皆高也廬觀舍之通稱善曰韋仲將景福殿賦曰北看高昌

邪峴徒岩峴崑崙今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

良曰峴巒並山名岩崑崙崔嵬危高兒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干雲入於雲乘其虛空也善曰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峴又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西都賦曰脩塗遙目九野遠臨

飛閣西京賦曰干雲霧而上達浮階飛陛也

長圖俯看善本作頰眺三市孰有誰無翰曰遙遠也九野九州也言登高樓遠視九州

之野覽為國之長圖俯看三市之貨有何物無何物此憂人之至
善曰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天八方中
九野亦如之周禮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三市謂高
昌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踐高昌以北眺臨列隊之京市周禮曰大
市曰父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為市孟子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覩農人之耘耔亮

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平聲

銑曰耘除草耔養苗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
信知種收之艱難豐多寡少也尚書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昔在殷王中宗饗國七十有五年高宗饗國
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王生則為逸故或饗國五六年或二四年故

此饗年多少乃思無逸之為歎此戒懼之詞善曰謂九野也毛詩
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亡逸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我聞昔在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
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感

物眾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

世俗之難知翰曰天德謂君也言登高樓見天下至廣萬物至
衆須安而治之惻然思深慮見危亂則知為君不

易亦懼知人之難也善曰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為南
聚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

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誠偽瞻

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彼義反銑曰器械器用之
物窳濫也誠信夷平也陂

險而不平也言觀人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有誠信有偽薄
者勸之瞻時物之貴與賤者令其均等省悟政刑平否而正之善

曰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
兵甲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班固漢書贊曰孝
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反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亦所
踊貴而履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亦所

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向曰言此高樓殿
觀亦以觀省是非

以助風教豈徒遊樂而尚其奢侈乎善曰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
周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
刑亦助教子虛賦曰奢
言淫樂而顯侈靡也

屯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

千六百十二

綺錯鱗比

毗志反濟曰屯方屯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之陳布室宇錯雜若鱗之相比次

善曰聲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壬癸

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

反忘術

濟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次也術道也言房室皆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其道也善曰辛壬癸甲十

千之名今取以題坊署以別先後也廣雅曰術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

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

銑曰言匠人奇巧萬變不窮而

物難為者亦以成之實可與造化比成功也善曰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

乃與造化同功造化已見東都賦注誰天地以開基竝列宿而作制制

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

五結

反銑曰雖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列宿紫微星也無細不協言合也無微不違言不違也水臬水平也言至南北上下之正以

木度日影以水平觀之言無細微差矣皆合於規景不違於水平善曰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

以縣置槩以縣眠其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槩古文臬

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眠之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

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填

善本一作田

胥附

向曰駢填多白胥相也植木以材木相插如林之多區院域牆也言院皆相連牆為隔絕如葉相比如枝相分堂室正背

雖殊各有異趣駢填以相附著善曰離背縱橫踰延各有別趣各有所施也駢田胥附羅列相著也

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

濟曰縱橫踰延言多

也攸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虛設公輸匠石之工巧者言其皆廢方圓之制不知其斤斲之道言不及此之工匠也善

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

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

濟曰何歎詞也彩彰文飾也殫盡也歎文飾之

未盡將更為也善曰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駁字非也

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

以爍藥文彩璘

璠

音斌善本作班濟曰黃黃金也爍亦飾也琅玕美玉熠爍璠璠璠光明文彩兒善曰黃謂黃金漢書曰楊僕懷銀黃也說文曰

熠也也爍火光也

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

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

向曰萃集侈美旃之也言朱綠碧丹銀黃琅玕之屬

風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崑崙山天帝之居可以美之天帝神居故云靈宮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

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

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

翰曰措置也謂宮殿方圓應天地之所舉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

九有並天下也言天下大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詩書云庶事康哉此為詩也善曰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

成矩文子曰舉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

思銑曰謂和平無憂善曰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優遊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

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

曰無思無慮則知道也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所善本治直

反銑曰辟君也言歷觀書記列古之賢君而論功德亦無如魏之所治也善曰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

蓋罔及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

而待之銑曰湮沒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魏之德如此而吳蜀沒滅固不久也善曰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

而待之

八百廿六

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然然而望善本上猶孜孜靡忒

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

濟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覓差失求天下忠正公直之人以自開悟于心也善本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孳同鄭玄毛詩箋曰忒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也今復想之戒懼想

之至咎繇謨謂水火金木土穀今將循而行之善本除無用之

官省所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人情於太

素濟曰生事之故謂國家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始也流遁繁禮謂積習以相流傳者如奢葬之類是將絕去之反

之於質樸善本史記曰吳起如楚損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

逵國語注曰故謀也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

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即亂太素樸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故能翔岐陽之

鳴鳳納虞氏之白環翰曰周室將興有鸞鳴於岐山之陽鸞鸞鳳也西王母獻白環於舜今雖無之過美之言也善本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世本白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

於流善本唐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向曰時有蒼龍見蒼則青也陂唐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實不出美而言之時有醴泉芝草生苑中故云池圃丘園善本魏志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卑妙班固漢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

揔神明善本之貺祐集中善本華夏之至歡善本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

之足言良曰貺惠祐福也言揔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為四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善本王逸楚辭江曰揔合也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長揚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

-5 185 35 935" data-label="Text">

之足言良曰貺惠祐福也言揔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夏以為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為四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善本王逸楚辭江曰揔合也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長揚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

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
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
也

六家文選卷第十一



